

新 智 慧

文 集

第 1 辑

财会月刊杂志社 编

版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新智慧文集

第1辑

财会月刊杂志社 编

刘兴榜 主编

祝凤梧 副主编

湖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智慧文集. 第 1 辑/财会月刊杂志社编, 刘兴榜主编.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430-9835-0

I. ①新… II. ①财… ②刘…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7123 号

编 者: 财会月刊杂志社

主 编: 刘兴榜

副 主 编: 祝凤梧

责任编辑: 朱纪新

特约编辑: 汪定华 焦晓晖 李 霞

装帧设计: 陈 艳 喻 琼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观今鉴古

“民国第一案”:匪徒扒铁路劫持国际列车	1
道光帝选接班人	3
张大千的画作抢运到台湾的前前后后	4
改变世界的误译	6
撤侨1918:北洋政府武装护侨大撤退	8
美国前总统侵吞清朝“央企”惊天骗局	12
旧上海“犹太炒房团”兴衰始末	14
谁击落了美军头号王牌的战机	16
中国海盜力抗西方侵略者	18
一头驴毁了刘宋帝国	20
超级间谍的卧底之路	21
苏东坡“雪灾应急”	23
解放军的那些战地美食	24
国外曾祸国殃民的“大师”们	26
乔致庸的假油危机	27
袁世凯打“老虎”的背后隐情	28
二战中“猫眼神功”与雷达大PK	29
古代修衙门为何这么难	30
备些特长能救命	32
发工资也要守礼	33
救人一命	33
打仗也要守规矩	34
裴光庭巧妙拉拢突厥	34

名士风流

冯小刚: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35
---------------	----

“百变大咖”王祖蓝的励志爱情	36
“整理女王”把杂物变成风景	38
王凯:一个书店搬运工的演员梦	40
胡歌:再见,刘海少年	42
张艺兴:为了梦想 轻装上阵	43
那些断约“师生关系”的事儿	44
李雪健:我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	46
齐秦:感动自己	47
勇吃细菌的科学狂人	47
赌上性命去干一件事情	48
民国奇人吴稚晖	49
倪桂珍:宋氏家族的严母	50
金岳霖存钱	51
白岩松的身教	51
林肯:爱情比政治难多了	52
卡梅伦的“0分考卷”	54
杨振宁挖书	54
总统住店	55

感悟人生

把坏日子过好是能力	56
我们最在意的人生结局	58
真正的生活,需要留白	59
活到50岁	60
写字楼里的“金鱼姬”	61
人生不妨大胆一点	62
标准越高,自由越少	63

精神的三间小屋	64	玩出来的少年富翁	86
原味	65	打开一扇门,你将与世界相连	87
拆除爱情锁之后	65	没有低到尘埃的种子不开花	88
那些颜值高的年轻人	66	在咖啡沫上打印照片	89
生活之大 生活之小	67	石头堆里找财富	90
善心是富土	68	手机帮你来种花	91
有一种境界叫“自黑”	69	让总统免费做广告	92
年少莫轻狂	70	可口可乐瓶的“快乐重生”	93
余情暖人	71	来吧,把狗变成虎	94
有些东西你不必太在乎	71	像彩票一样的朋友	95
将白发过成最美时光	72	找一个替身去听课	96
宁做真小人	72	把洗衣机放到印度街头去赚钱	97
随与跟随	73	不要弄脏再道歉	97
要义微言		Wi-Fi与阳光不可兼得	98
树洞里的皇冠	74	探索发现	
角山羊的路	75	洗劫,竟判无罪	99
完美组合	75	嗅探犬:气味分辨大师	100
分解成功	76	动物也有道德感	102
老狼设圈套	76	英国的“鸭行道”	103
背女过桥	77	兴高采烈迎蝗虫	104
让幸福闭声	78	中医在美趣事多	105
聪明的犀鸟	78	小影子大用途	106
山羊找勇气	79	美国有群合法“小偷”	108
端好人生的杯子	79	非洲停电奇葩故事集	109
禅师的大饼	80	有趣的肌肉	110
玉道	80	宋代也流行星座	112
陀螺“脚尖”下的哲理	81	伦敦街头的投票箱	114
成功之道		古人的饭量并不大	115
看不见光,那就自己发光	82	市井百态	
听出来的亿万财富	83	偷来的乌纱帽	116
差错	84	我要发大财	118
我与马云的相似与不同	85	天下无骗	120

大学生的小把戏	122	婚姻跷跷板	156
走关系	124	每一份父爱都挺拔如山	158
千万别冒犯家里的专业人士	126	爱情的真相	160
纸箱里的秘密	127	你爸爸就是我爸爸	162
喝茶	128	最后放手的人最疼	165
接错的电话	129	独立在半山上的木屋	168
探监	130	5万公里的爱有多长	169
阳光下的梦	131	跟在背后的陌生人	170
局长戒酒	132	美代子与导盲犬	171
客厅里的健身	133	天方夜谭	
父亲的断指	134	一只红绣鞋	172
最佳提防	135	翻天印	174
养心养生		朱山不媚上官	178
藏在饮食里的长寿奥秘	136	天上为何掉馅饼	180
焦虑的“路怒族”从何而来	137	看不准的风水师	182
百岁老人的“四度”养生经	138	年龄	185
别让坏习惯伤了颈椎	140	御赐木箱	186
闲来爱搓玉米轴	141	怪联姻缘	189
李光耀长寿之道	141	天龙甲	190
从头到脚给身体来一次“大阅兵”	142	黑风煞	192
老来要善于自我把控	143	杀魔	195
素食能使人长寿吗	144	笑口常开	
心情有个“黑暗”时间段	145	等一下,我去创个业	196
水果减肥的真相	145	甘拜上风	197
盗汗并非皆因体虚	146	养鸡也烦恼	198
你被这些“健康常识”忽悠了吗	147	又是一年招聘季	199
小手握大屏 当心“手机手”	148	失败的广告	200
健身时常见的四大误区	149	店门上的字	200
做“手腕瑜伽”告别“鼠标手”	149	礼品惹的祸	201
七分饱是一种智慧	150	你过亿了否	202
红尘有爱		万能疗法	202
是谁迷了谁的眼	151		
雇个替身出差	154		

“民国第一案”:匪徒扒铁路劫持国际列车

□李海流

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以孙美瑶、孙桂芝、郭琪才、周天松等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津浦铁路临城(今枣庄薛城)与沙沟车站之间的姬庄村附近,将铁路扒毁,劫持了世界联运国际列车——京沪第2次特快列车,俗称“蓝钢皮”。人质中除了企图拒捕的英国人纳思满被当场击毙外,共计69人,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外国乘客39人,中国乘客30人。他们是准备去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其中包括部分知名人士,如袁世凯女婿杨琪山、南高教育科长张绳祖等。这些被劫持的人质连夜被押送到距离临城35公里的抱犊崮上看押起来,等待被赎回。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史称民国第一案——临城劫车案。

很少有人会想到,世界上有一种邮票,竟然是和土匪的一桩劫车案有关,而且它还因此被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这就是与“临城劫车案”相关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关于这个邮票的报道最早见于1926年3月1日《邮乘》的“趣味”栏中,这则消息提供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制作者来自办理临城事件救济事宜的外交团;二是“取笑娱乐”之品;三是无正式邮政效用,也未经邮政当局承认。同年9月1日《邮乘》上又刊登了《抱犊崮匪邮之真相》,作者正是邮票制作者卡尔·克劳。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匪邮票”的出笼经过以及实际使用情况。而海内外集邮界对“土匪邮票”的认识也比较一致:“土匪邮票”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事件下产生的“趣味品”,它只是纪念的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它客观反映了因这一事件而带来的“邮政意义”,那也只是“玩笑”之言而已。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出

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人很是好奇。

“土匪邮票”幽默诞生

“临城大劫案”发生后,英、美等国立刻向以黎元洪为首的北洋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洋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并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历时一个多月的谈判开始了,孙美瑶等人向北洋政府提出诸多条件,如果不答应,他们就“撕票”。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决定以“抚剿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围剿,一面派人和谈。随后,北洋政府许多要人和总统顾问安迪生参与调解,同时以美国孔纳上将、法国英太伊为首的16国武官团来枣庄监视围剿,各报社记者、被劫者亲友云集枣庄,枣庄一时成为中外聚焦的热点。

为了向被劫持到抱犊崮的人员提供物质供给,上海的美国商会和红十字会组织了一个救援团来到枣庄。据1923年5月10日《申报》载:美国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记者李白斯在临城劫车案中,曾被孙美瑶劫持,3小时后逃脱,于5月7日下午6时30分回到上海。5月9日,李白斯为了跟踪报道此事,决定继续到临城一带实地调查,随时报道真相,并代表美国商会、红十字会,携带大量药品、食物、衣物等日用品到枣庄,以便设法接济被劫持的人质。正在此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曾在《大陆报》服务的美国人卡尔·克劳,以及他的助手麦根,主动请求与李白斯一同前往枣庄参与救援。

李白斯来到枣庄后,采写新闻通讯发往《大陆报》,克劳和麦根在枣庄美国救援团负责传送食品、衣物及各种日用生活用品,以救助被劫持者。当时,北洋政府当局开去一列火车停在枣庄,供谈判人员及西方各国救助人员办公。美国救援团在火车上的办公地点,到抱犊崮有20公里的山路。起初,克劳雇

用17个劳动力每天向抱犊崮山中运送生活物品,后来增至35人。在运送物品的同时,被劫持在山上的外国人,要写信给山下人,报告被劫持后的情况,或者将家书托山下人代为邮寄给远方的亲朋。

在被劫持的外国人中,有个美国人鲍威尔,他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他天天写信向山下送,另外一位美国人苏洛芒,也写信往山下送。于是,美国救援团的克劳和美国领馆工作人员郝士福,就制备了一个能锁口的“邮袋”,用来装山上、山下来往的信件。每次运送物品的运输队,往返山上山下时,都携带着“邮袋”。开锁的钥匙备有两把,山下救援团一把,克劳自己保管;山上一把,就由鲍威尔掌握。送上山的信件,由鲍威尔处理分发;送到山下的信件,由克劳分发处理。克劳在火车上,放置了一个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并在上面用漆写上“Bandit Post”,翻译成中文就是土匪邮政。这样,山下救援团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员之间,开通了“通讯”渠道。

而就在这条通讯渠道上,产生了贴附在实寄信封上、带有面值、类似于邮票式样的标签,被称为抱犊崮“土匪邮票”。

抱犊崮“土匪邮票”是这样诞生的: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麦根和克劳到枣庄外闲逛,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他们走进一家小刻字店,看到店里摆设的样品,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发现,这家小店除能刻字外还能印刷,而且印刷品的质量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火车上的邮箱有“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将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回到住处,从事广告业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的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后,根据样图刻出了模版,并开始印制,历史上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成为集邮者的抢手货

“土匪邮票”分为5分和10分两种,木刻制版,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质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用红色纸张印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O”,把

“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错票,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邮票,但使用时仍当做“5分大洋”。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使用黄色的纸张印刷。邮票周围有花边,上面印着:“PAO TZU KU BAND IT POST”,翻译成中文为“抱犊崮土匪邮政”。

为此,1923年5月23日,上海的英文版《大陆报》发表了5月22日发自枣庄的通讯:“二十二日枣庄通讯云,目下诸事停顿,静待北京会商之结果,即携带书信食物入山之送信人,亦复失时,直致夜间九时半始至。昨日苦力35人携带大宗物品上山,以备紧急时敷数日之用。此外复有安迪生送匪之香烟100000支,营救团送匪之白米3石,惟昨日送往之物,始公然为匪所劫取,共失去灯1,毛巾1,及香皂数匣。克劳及郝士福两氏备有邮袋以供送递信件,袋口固封,自苏洛芒徙至崮巅,今惟鲍威尔有钥匙启之。上山之信件、包裹皆粘匪之邮票,信件一角,包裹五角,而下山之信,则预将邮票送入,由诸人自粘,以便送往上海等处云。”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久,天津邮政局发现了此事,遂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给寄信人。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全部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

克劳和麦根发行的“土匪邮票”虽然早已收场,但那些已发行的邮票流入民间。因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更因为“土匪邮票”与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有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邮票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了集邮者的抢手货。目前能够知道的是青岛陆游、台大何辉庆教授和集邮名家张振珊、李东阁,日本水源明窗等少数人收藏有此珍品。截至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贴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犊崮“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某著名大型拍卖公司付拍,当时该封估价7500—10000美元,最后以10000美元成交。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其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

出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世人很是好奇。因“土匪邮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为它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经过吉尼斯总部的考察,2010年“土匪邮票”被收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似乎有点张冠李戴的味道。

“土匪邮票”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

据考证,《大陆报》是介绍抱犊崮“土匪邮票”的第一家媒体。《申报》又将《大陆报》的通讯进行了转载,并在这则通讯后,附有“土匪邮票”图及文字说明。文曰:“此为抱犊崮匪徒发行之邮票,大小适如上图,英文译义,第一行为抱犊崮,第二行为匪邮,第三行为一角。纸色黄,其字类木刻,西人邮票收藏家视为珍品,而中国之污点,亦将从此长留矣。”于是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文汇报》针对“土匪邮票”一事,发表长篇文章,斥责土匪“厚颜无耻”。隔了几天,《大陆报》对“土匪邮票”一事,又发表了一篇枣庄通讯,指出根本不存在“土匪发行邮票”一事,而是美国人克劳、麦根私自印制的两种纸片,让被困在抱犊崮山中的被劫持人员,粘贴

在信封上寄出,作为进出山邮件的通行证,这是客观事实。

克劳在《抱犊崮匪邮之真相》的回忆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制作“土匪邮票”的目的:乃游戏之作,不过是为了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而已。虽然不一定这么简单,但从美国人普遍乐观、调侃的心理状态看,此说还是比较可信的。“土匪邮票”是克劳和麦根二人的游戏之作,不具合法的邮资凭证效能,信件到达克劳和麦根手中转寄时,他们将当时中华民国的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当时,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许多邮商和集邮者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得到“土匪邮票”。有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高价购买。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作为邮件的一种通行标识,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求购信后,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300张,寄给上海的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作人质寄信的费用。

(摘自《羊城晚报》)

道光帝选接班人

□张王华

清道光皇帝,晚年时期尤为喜欢皇六子爱新觉罗·奕訢,认为他文韬武略出众,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但另外一位皇子奕訢,贤德之名远扬,也是皇太子的人选,这让他心里十分犹豫,决定多些时间考虑。

春天时节,道光帝命诸皇子到南苑打猎。众皇子摩拳擦掌,骑上马,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奕訢满载而归,得意洋洋。而奕訢则空着手默默站在一边。看着皇子们展示自己的战利品,道光帝忍不住夸赞奕訢英勇无敌,随行官员也附和说,六皇子有当年道光帝在马背上的飒爽英姿。看见奕訢一无所获,道光帝抬头示意,奕訢拱手回答:“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动物都在孕育新的生命,儿臣不敢大开杀戒,让父皇失望了。”道光帝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

一日早朝后,奕訢、奕訢一同向道光帝请安。道

光帝看着立在眼前的两个儿子,各有千秋,于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考察他们的品德和学识。奕訢对答如流,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而奕訢只是简单回答,气势不足,很明显淹没在奕訢的光芒里。最后,道光帝神情黯然地感慨自己年事已高,恐怕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问两位皇子该怎么治理天下。奕訢听罢,双膝跪地,掩面痛哭,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奕訢安慰道光帝后,继续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国安邦的见解和抱负。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宣诏立奕訢为皇太子,众人不解。大学士琦善私下询问,道光帝回答:“论胆识气概,胸中谋略,六皇子要比奕訢好很多,但奕訢身上的‘仁’和‘孝’无人能比。胆识可以训练,谋略可以学习,但仁孝却是难以培养啊!”

(摘自《生命时报》)

张大千的画作抢运到台湾的前前后后

□刘小童

法国艺术品行情公司 Artprice 的报告显示,在2011年,《人物山水二十八条屏》,拍出了1.35亿元的天价。

这一切,都与黄庭简六十多年前那次驾机抢运张大千字画的冒险飞行有关。笔者曾飞赴台北,采访黄庭简;又前往成都凤凰山机场,寻访与张大千最后离去相关的人和事,在历史残片中还原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把中美混合团集体整编,一大队二中队改为二十大队二中队,全部改飞运输机。对内战没有兴趣的飞行员黄庭简,在为自己脱离战斗部队不去摧残同胞生命感到欣慰。

但好景不长,国民政府在内战中一败涂地,开始布置退守台湾的计划。这一时期,除了往沈阳运送联合国的救济粮,解救被围困的长春饥民让黄庭简记忆还比较深刻外,再就是三件事情让他记忆犹新:

1946年冬季,驾机将川岛芳子由北京送至南京;好友朱培风(蒋介石的外甥),在1947年1月12日驾C-46运输机由西安往上海运送文物时,因机械故障殉职;1949年12月10日,从新竹机场飞抵四川成都,将张大千的字画古玩运往台湾。

自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颓势显现出来后,二中队的所有运输机一直抓紧一切时间把本队物资运往台湾。随着战区范围的日益萎缩,他们的飞行区域也逐渐减小,先是南京到台湾,接着是上海,最后是广州到台湾。

1949年10月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14日,人民解放军攻陷广州。

很多资料都这样记载:1949年12月9日,张大千跟随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官员陈立

夫、阎锡山、朱家骅等人聚集在成都机场,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大陆。

其实,真实的历史是:时任国民政府副总统陈诚受蒋介石指派,亲命二十大队二中队长,火速派飞机飞返成都,务必把张大千遗留在成都的古玩字画等艺术珍藏品抢运出来。

该年10月中旬,张大千受邀前往台湾举办个人画展,他根本没料到,就在画展期间,局势急转直下。眼看国民党即将全面退出大陆,张大千找到先期到台的于右任,谈到自己有为数众多的古玩字画在四川成都,希望军方能把古玩字画和家眷都接出来。

于右任马上致电蒋介石,四面楚歌之中的蒋介石没有丝毫怠慢,让副总统陈诚火速处理。陈诚得知张大千在台湾新竹,而二中队又刚好退守新竹,于是亲自致电中队长安排人员。

二

黄庭简告诉笔者,因为所经区域已大部沦陷,运送重要物品和人员,又是单机飞行,所经地域广阔,所以在电话中,陈诚特别嘱咐,飞行员要技术精湛、可靠。

为何最后选中自己?黄庭简说,中队长后来告诉他,是因为他在轰炸广水铁桥中的机智和沉稳,才选中他。中队长下达命令时已经是下午,因为要带上张大千,所以在新竹起飞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0日上午,机型:C-46。

C-46飞机是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1937年研制生产的活塞式运输机。它原本是民航客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为军用运输机。1942年装备美国部队后,命名为C-46,别名“突击队员”,共生产了3180架。

该机翼展32.9米,机长23.3米,机高6.63米。安

装“高空增压器”后,该机不装货物时最大飞行高度为7620米,载重量为4.63吨,甚至能装下整辆吉普车、整艘小型巡逻艇、不可拆卸的大型部件,如飞机发动机、发电机、医疗设备等,也能运送人员。

此时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均已易手,曾经熟悉的机场统统不能再起降。整个飞行,似乎是一只蚊子在一个巨人的眼前嗡嗡旋转,说不准什么时候挨到对方的一记巨掌!

唯一欣慰的是,对手尚无空军,但航路上是否已布置高射炮,随时将炮弹射向自己则不得而知。再有,此次飞行,关山迢递,无气象预报、无导航,唯一能企求的是,飞机没有任何机械故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好,C-46表现还算正常,除在湖北上空几次出现“放炮”(遇低温冷气,发动机结冰)外,一路平安抵达成都凤凰山机场。

三

落地后,张大千找了辆三轮车离开,此时成都市区已经出现乱象,黄庭简带领机组成员不敢离开飞机,夜深了就在机舱内睡觉。

12月11日,天刚亮,一阵轰鸣声让在半梦半醒中的黄庭简清醒过来。他看到一大队的两架C-46降落。其中一架飞机的机长恰好是自己的同学,他带来一个坏的消息:这是从重庆最后撤离的飞机和人员。

直到天大亮,进城一夜的张大千依旧不见踪影。此时,一阵轰鸣声,001号飞机降落。看到编号,空军的人都知道:“总统”来了。此后不久,张大千也带着满满一卡车物品和家眷来了。

也许是被纷乱的时局弄晕了,张大千没顾得上

拜见“中华民国总统”,而是催着赶快装运。不知道张大千用了什么手段,在这种时候还能找来干活的工人。一会儿,C-46就已经满载。

见C-46已经满载,想到还要搭载张大千和他的家眷,而且返航途中还有那么漫长的危险地带,于是,黄庭简拒绝继续装载。张大千也没了办法,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黄庭简。此时,已经能听见成都外围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看着身边的001号“总统专机”,黄庭简询问专机飞行员衣复恩是否有好办法。衣复恩也无能为力,无奈地向黄庭简摆手表示自己没有主意。

或许是外面的喧哗打扰了正在舱内休息的蒋介石,他传话让衣复恩进舱。一会儿,衣复恩微笑着出舱,小声告诉黄庭简,“总统”特许,可以把装不下的字画古玩,都装到专机和另外一架飞机上。

字画古玩装载完后,原以为可以马上飞离这个充斥着不安信息的机场,但偏偏总统的专机就是不起飞。所有的空军将士又在忐忑不安中,提心吊胆地又过了一夜。

“那真是难熬的一夜。几乎所有人都没真正地合眼睡觉,总觉得漆黑的跑道上,随时都会有天兵天将大声叫喊着‘缴枪不杀’冲到面前。”黄庭简告诉笔者。

12月12日,天刚亮,001号引擎轰鸣,机轮徐徐转动,滑向跑道起飞线了,在场的人,无不长长地出了口气,依次跟在后面,缓缓离地,向着远方飞去。

笔者后来了解到,这次抢运的字画中,有62幅敦煌临摹壁画,16幅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后来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摘自《时代周报》)



改变世界的误译

行有行规,门有门道,不同的语言亦有各自独特的规则和风貌。正因为如此,译者要想在两种语言之间准确精到、游刃有余地转换,真是难之又难。这不,本文就列举了一些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译,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匪夷所思,有的叫人心惊肉跳。误译看似语言上的小毛病,严重起来却足以改变世界。

漏译一个“i”,火星人到来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宣布了一项极为惊人的发现:火星上有“canali”,被英译为“canals”(意为“运河”)。根据定义,运河是由人工开凿的,于是这一发现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猜测这些运河可能是由早已灭绝的火星人开凿的,用于灌溉他们的作物。

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读了夏帕雷利的著作,对火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甚至搬到亚利桑那州,建立了自己的天文台。数年间他不断发表论文,做出了如下推测:火星上曾经居住着一群具有高度文明、才能非凡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开凿了运河,为拯救他们那濒死的星球做最后一搏。

只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罗威尔基本上是在随心所欲地绘制运河图,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迄今为止没人能把他绘制的运河与火星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canali”在意大利语中指的是“水道”或“沟渠”,夏帕雷利只不过是指出了一种完全天然的地貌差异而已。

所有人都把夏帕雷利的发现与罗威尔的胡说八道联系在一起,据说这让夏帕雷利恼火不已——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等到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的时候,为时已晚。罗威尔不着边际的想象力激发了许多人的科幻奇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一书中同样描绘了濒临灭绝的火星人所做的垂死挣扎,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火星公主》同样也是

关于火星上的垂死文明。

到了20世纪,火星上有火星人的说法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微乎其微的字母“i”。

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毕恭毕敬地悼念你

1956年正值冷战如火如荼之时,这意味着对当时的美国而言,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头号敌人”。赫鲁晓夫曾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发表过一场演说,凭此越发坐实了自己这一“美名”。在那场演说中,赫鲁晓夫在几句开场白后便开始大谈资本主义如何糟糕,而共产主义如何优越,最后他用一句现已富有传奇色彩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

联想到苏联刚刚成功试射了一颗氢弹,赫鲁晓夫的这句话听上去极像是一种挑衅。美国媒体对此大肆渲染,称赫鲁晓夫是个“面红耳赤、手舞足蹈”的大话王。

问题是,赫鲁晓夫其实没这样说过。

如果将他的话进行直译,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会亲眼看着你们被埋葬”。

这句话其实在苏联极其常用。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说“我们会比你们活得长久”。冷战期间,此类“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但由于误译,美国人以为赫鲁晓夫可能真的要将他们埋葬在核战的废墟中,于是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他们密切注视着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首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动向,然后开始自顾自狂热地研究空间导弹。要不是对赫鲁晓夫一句大话的误解,美国人会登上月球吗?我们不得而知。

卡特总统“雷翻”波兰

1973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头一次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卡特以一天150美元的价格雇了个几乎不会说

波兰语的自由译员。这家伙出口即错,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卡特总统一开场说道:“我今早离开了美国。”结果被译成:“我离开美国,再也不回去了。”卡特总统说:“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你们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期望。”结果被译成:“我对波兰人想入非非。”碰上这个家伙,卡特算是倒霉到家了。

于是这个家伙被解雇了。为出席国宴,卡特又雇了一位新译员。演讲时,卡特说完第一句话后停下来等译员翻译,结果译员没有任何反应。卡特又说了一句,再次停了下来,译员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位译员的问题与前一位恰恰相反——他听不懂卡特的英语,于是决定三缄其口。最后,波兰领导人的译员不得不出面收拾了这个烂摊子。最后,当卡特离开波兰之时,他已沦为无数波兰人的笑柄。

一词招来原子弹

1945年7月,盟军准备彻底结束对日作战,于是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会将其“全盘歼灭”。

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了些诸如“无可奉告,我们尚在考虑之中”之类的话。

铃木使用了“mokusatsu”一词来表达“无可奉告”的意思,但该词还有“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事儿放在眼里”之意,而美国政府听到的正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生气,接着美国就通过以下行为揭示了其发布《波茨坦公告》的真实原因:在铃木发表评论10天后向广岛扔下了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扔下了另一枚。

医药翻译杀人于无形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医药界。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种族极其多元的地区,医生和患者经常说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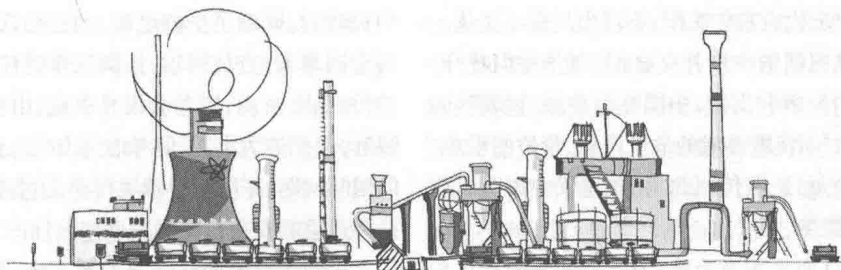
语言,所以医生必须雇翻译。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译者只是译者,并不是医药专家,一旦他们遇到必须迅速做出判断的情况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个极具戏剧性的例子:一个西班牙男青年抱怨说感到恶心难受,西班牙语的说法为“intoxicado”,然后他就晕倒了。译者把这个词理解成了“喝醉的”(intoxicated),以为这个家伙喝得烂醉如泥,结果医生将他按照酒醉和嗑药过量治疗了。

但这个人的恶心实际上是由脑血栓引起的,也正是脑血栓导致了四肢麻痹。如果译者能多费点心弄清楚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词是什么意思,医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救治这个病人了。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的医院怎么会知道“胃痛”一词在诸如西班牙语之类晦涩难懂的语言中该如何表达呢?毕竟全美国的居民中只有3500万人说西班牙语。

然而,并非所有的医药误译事故都发生在急诊室。事实上,绝大多数误译事故发生在药房。早在2009年,美国许多州就通过法律,要求药房向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方翻译服务。不过,和大多数其他商业机构一样,许多药房的经营者只用电脑软件来进行翻译。在纽约布朗克斯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的药房配备了专业译者。

这项研究还调查了药房使用的电脑翻译程序,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药方翻译都存在严重错误,而且错误层出不穷。“口服”被译成“少量服用”,“两次”被译成“两个吻”。还有一个极度令人担忧的例子:一位男士按照降血压药的说明书一天服了11次药,而非实际上要求的一次(once),出现这样的误译是因为“once”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就代表数字“11”。

(摘自《教师博览》)



撤侨1918:北洋政府武装护侨大撤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国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远东告急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除了北京,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

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海容”出击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1月8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

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国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2月27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邵恒睿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常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猝值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饿,兹虞风云莫测,我先蒙难”。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

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柩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出兵远东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

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

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但是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魏渤报告),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的消息不绝于耳。

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

国东北的更大利益。

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

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侨。

8月2日~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国军队分别达到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

武装护权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

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

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白卫军”和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

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千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年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随着协约国军队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

(摘自《中国经营报》)